

金山志卷十八

丹徒周伯義編

宜興陳任暘訂

藝文十一

國朝記

寒碧琴記

王猷定

物之得失常也且不有失者誰爲得者此達人之所以齊物乃流傳之久幾經得失則若有神物護持之者焉余幼嗜琴聞四方有蓄必造觀然佳者往往不多得余

金山志

卷十八

一

論琴頗與人異審其質以考其聲而知陰陽之所自生察其形以驗其氣而知清濁之所繇出故琴之有當於余者百不得一二癸巳春漢中楊公某來廣陵聞蓄琴甚善過公求觀啟其函則鑑然石也公曰子識之乎此蘇子由之寒碧也子由有寒碧琴說子爲我記焉昔子瞻爲登州司戶參軍子由省之攜琴游大海舟覆琴墮海後高麗人得之獻其王王視知爲蘇氏物也藏之數百年迨明崇禎間高麗困于兵請援上遣總兵黃某帥師救之高麗戴天子德意而以黃帥之有勞於其國也

賚予甚腆瀕行復贈之以琴而琴遂還中國其後黃帥道淮上總漕路公聞之易以良馬不可黃帥没其子避亂懷琴渡江至金山聞北兵南下益皇恐乃謀之僧匣琴繫以鐵絙墜郭公墓下沈諸江者三年黃子有姊甚貧因謂姊曰吾無爲子計有先人之所寶者足朝夕矣乃告琴所在遣人取之其姊謀而售焉王子曰有是哉茲琴也失於海沈于江淹於屬國其瀕于危者亦屢矣幸而復於中國使又不幸而終於擊劍負販之徒無寧其在江海也而今得公而託焉公其毋易視此石之鑑

金山志

卷十八

二

然者也公曰諾吾將歸而藏諸南岐紫陌之山矣琴長三尺四寸闊六寸缺兩足

明文海卷三百七十八

制府于公留猩絳記

張九徵

金山之有寺始東晉時初名澤心梁天監中加修設焉宋元明以來屢有增建歲久漸傾圮緣邇年四隅有烽火之警加以荒旱相仍遂無有修復之者今以

聖天子威福遠方僭亂盡以削平比時和年豐四民樂業居者無狗吠之警行者有萬里不持寸兵之安賈舶商帆蔽空而至此正熙熙攘攘歌詠太平之日也從來

有大興作大修築非時不舉焉蓋有事之時雖以城郭宮室之役而民力告訕君子亦不以爲非苟其無事當從容晏安之際卽浮屠老子之宮爲之庀材鳩工聳煥金碧之觀亦必以其所舉爲當然而有所不容已何也是皆時爲之也竊嘗遍考宇內諸名山志見其所載興造年月皆屬太平無事之時而又有一時公卿之賢者爲之倡于是共傳爲名山勝事以稱述之不朽歲癸亥二月大司馬制府于公以公事適淮浦回棹過金山登覽之暇見其棟宇垣墉將有頽落之憂慨然有意修復

金山志

卷十八

三

因出猩猩絨一授郡守高公命爲之易價用倡修葺之舉高公以余爲郡人因謀之余余曰事莫重乎倡倡莫重于天下之大賢公以公忠清正大臣總制兩省兩省之人其戴公也淪肌膚浹夢寐今金山有公爲之倡吾民將踴躍以助其誰肯後者吾見大江湯湯定日有人焉操舫艦破巨浪奉金粟以至紛紛藉藉相踵相續以共贊茲舉經之營之不日成之矣余因請於高公願留此猩猩絨永鎮茲山比于蘇文忠公楊文襄公留玉帶鎮金焦兩山故事云自此吾民羣相鼓舞樂効捐助增

修前蹟頓復舊觀亭閣巍煥樓宇宏敞鏤朱錯綵之色  
下照江水其有來游茲山者忻勝地之重新感精藍之  
復舊請觀公所留之衣盥手奉視燦如丹霞什襲以藏  
垂示有永山經水志豔爲異聞此真太平之軼事名賢  
之盛舉爲可羨可頌者也按猩猩絳色殷紅於輿地志  
載在方物中最稱殊貴不易得公所留計身長若干尺  
寸袂長若干尺寸

文陸堂  
文稿

宋韓蘄王廟記

李楷

金山血食爲有司所祀者惟蘄王一人然其生平事蹟

金山志

卷十八

四

載在本傳而廟未有碑遊人無所稽考余每過祠下輒  
歎之嗟乎蘄王之贈不在於督軍行陣之日乃在於西  
湖蕭散之後不在於論功中興之時而在於晚好釋老  
之餘生未盡其力死未竭其忠宋人知公而不能用公  
亦何益哉惟公戰功之大畧能勝金人而挫之金山大  
儀楚州凡三捷今以其金山一事詳言之當兀朮之自  
廣德趨臨安公已屯兵鎮江邀其歸路兀朮至約戰求  
渡梁夫人親執桴鼓金兵終不能渡相持黃天蕩者四  
十八日公以海艦泊金山下預用鐵縷貫大鉤授驍健

者敵舟噪而前公分海舟爲兩道出其背每縋一縷則  
曳一舟沈之能使兀朮窮蹙哀請公公要以還我兩宮  
復我疆土兀朮語塞馳去蓋初戰於江南之岸再戰於  
水中海艦金山未嘗用兵也其伏百人於廟中伏百人  
岸澣者設奇兵以鼓聲爲約公計以爲敵至必登金山  
廟窺我虛實俟其來岸兵先入廟兵繼出以合擊之果  
有五騎入廟廟兵先鼓而出僅獲二人而兀朮蟒袍玉  
帶墮而復馳詳史氏之言廟以金山稱非於金山之廟  
也五騎與墮馳皆非金山之事當是江之南岸高阜處

金山志

卷十八

五

爲廟祀金山之神不然金山乃在南岸不隔江水唐人  
張祜之詩亦不爲工矣今祀蘄王於金山之上猶可髣  
髴其泊海舟用鐵縷之概因是以推大儀背嵬軍各持  
長斧上搃人胸下砍馬足公以勁騎四面蹂躪卒擒金  
別將撻孛也等二百餘人俘獲無算劉豫入犯公引兵  
圍淮揚圍其城卒能勒兵向敵殺兀朮劉猺之前導教  
兵激厲山陽遂爲重鎮嗟乎如公者尙可多得哉凡有  
天下者不患無將患無名將不患無名將患任將之不  
專夫如是則後於宋者宜祀公以風天下之爲將者宋

雖亡蘄王自不亡也

京口義渡瞻產碑記

姜宸英

自岷山導江而下出峽汗漫數千里至金焦一束水旋行逆折然後朝宗於海此曹子桓所爲臨江賦詩徘徊而不敢進者也然余考之史記秦始皇登會稽還從江乘渡註其地在句容縣北六十里不知何時復徙瓜步梁庾信集有奉命使北始渡瓜步江詩至唐開元二十二年刺史齊澣以舟行繞瓜步回遠六十里始從京口埭下直趨渡江路徑而免漂溺之患故自唐至今瓜步

金山志

卷十八

六

渡者皆徙而之京口然往時京口與楊子橋對岸瓜步特江中一洲耳後瓜步以次淤漲與楊子橋連南直對潤州江身益狹江身狹則水流益汛急舟緣金山之麓而行春秋之間上流泛漲山水相搏觸漩而爲渦激而成湍雖恬風霽景猶懼變生不測少遇風波失利一瓠千金故京口之渡爲天下最險余六月渡江登金山見山足艤舟五六舟人操楫而坐若有待者寺僧深爽進曰此爲濟渡之舟自巡撫某公設此後凡有事於茲土者及往來行旅各捐俸及貲益造舟買田置市租以瞻

水手之稍食及其賞格之費焉然久滋易弛也某懼斯人之弗脫於險而大隳前功願得一言以示來者余惟易旣濟稱君子思患而預防其說在六四爻曰濡有衣袽終日戒夫涉川者不能戒之於未濟之前特恃其一舟之無隙以與彼狂飈駭浪爭命於呼吸之頃固且不可況於待其旣濡然後操舟而拯之此與夫救火者之焦頭爛額何以異然而聖人之慮患也徧視夫事之可需者則需之有需之不能不得已而濟者則終日戒之至不得已而濟而終日之戒之猶不足以勝夫所濟者

金山志

卷十八

七

之險旣已瀕於死亡矣乃忽然而得生彼仁人者之於此視夫人之脫之死而易之生其心樂不樂也自數舟者之設常歲活人以四五十計不十年而得活者四五百人矣由十年以前觀之彼四五百人者皆江上之游魂水府之鬼籙也然則使自今十年之後之人有一不得濟而淪胥以亡者於吾心不且有戚戚乎哉若夫推前入之心以繼於無窮此則思患預防之道宜如是也深爽學佛者也獨能推廣有司德意使人之得免於危險且曰吾佛之道固然其爲世利益多矣余樂其有是

請也而書之

中泠泉記

潘 介

中泠伯芻所謂第一泉也昔人遊金山吸中泠胸臆皆有仙氣其知味者乎庚辰春正月予將有澄江之行初四日自眞州抵潤州舟中望金山波心一峯突兀雲表飛閣流丹夕陽映紫躊躇不肯艤岸但不知中泠一勺清徹何所耳次日覓小舟破浪登山周石廊一匝聽濤聲噌啞激石哮吼迤邐從石磴陟第二層穿茶肆中數折得見世所謂中泠者瓦亭覆井石龍蟠井闌鱗甲飛

金山志

卷十八

八

動寺僧爭汲井水入肆是日也吳人謂錢神誕爭詣寺中爲壽摩肩連袂不下數萬人茶坊滿不納客凡三往得伺便飲數甌細啜之味與江水無異予心竊疑之默然起履巉陟險窮盡金山之勝力疲小憇仰觀石上蒼苔剝蝕中依稀數行磨刷認之乃知古人所品別在郭璞墓間其法于子午二辰用銅瓶長綆入石窟中尋若干尺始得眞泉若淺深先後少不如法卽非中泠正味不禁爽然汗下浹骨然亦無從得銅瓶長綆如古人法而吸之飲之也郭公爪髮故在山足西南隅洪濤巨浪



中亂石嶙峋森森若奇鬼異獸去金山數武而徘徊躑躅空復望洋蓋杳乎不可卽矣日暮歸舟悒悒若有所失自恨不逮古人佛印談禪坡公解帶爾時酒甕茶鐺皆挾中泠香氣奈何不獲親見之也越數日舟返澄江同舟憨道人者有物藏破衲中琅琅有聲索視之則水葫蘆也朱中黃外徑五寸許高不盈尺傍三耳銅紐連環亘丈餘三分入環耳中一縷勾蓋上銅圈上下隨縷機轉動銅丸一枚繫葫蘆傍其一縮蓋上怪問之秘不告人良久謂予曰能從我乎願分中泠一斛予躍然起

金山志

卷十八

九

拱手敬謝遂別諸子從道人上夜行船兩日抵潤州則譙鼓鳴矣是夕上元節雨後遲月出不見然天光初霽不甚暝冥鼓三下小舟直向郭墓石峻水怒舟不得泊攜手彳亍躡江心石五六步石竅洞洞然道人曰此中泠泉窟也取葫蘆沈石窟中銅丸傍鎮葫蘆橫側下約丈許道人發縷上機則銅丸中鎮葫蘆仰盛又發第二機則蓋下覆之筍闔若膠漆不可解乃徐徐收銅縷啟視之水盎然滿亟旋舟就岸烹以瓦鐺須臾沸起就道人瘦瓢微吸之但覺清香一片從齒頰間沁入心胃二

三盞後則薰風滿兩腋頓覺塵襟滌淨乃喟然曰水哉水哉古人誠不我欺也嗟乎天地之靈秀有所聚必有泉不徒泉而巽乎江水層疊之下而顧令屠狗賣漿菜傭儉父皆得領茲山味茲泉則人人皆有仙氣矣今古以來真才埋沒膺鼎爭傳獨中泠泉也乎哉次日辰刻道人別去余亦發棹渡江而鄰舟一貴介方狐裘箕踞命俊童敲火煮井上中泠未熟也道人姓張其先蓋閩人云

丹徒志

金山志

卷十八

十

中泠泉記

何 掣

陸子次惠泉曰第二泉金山崖下郭宏農墓側有泉名中泠劉子伯芻品曰第一自春迄秋江潮澎湃泉隱秘窟冬深石骨崎岬旋縈吐沸雖澄碧足鑑然操舟盪忽易撓石怒終莫可汲易曰井渫不食又云寒泉食信是中泠之不食宜在惠泉下劉子旣上之豈以人力所易致者當出難致者下固借斯泉以託喻耶何子有感於

斯因書而記之

晴江閣文集

東坡佛印小像記

萬曆中金山僧深公者重築妙高臺於土中得銅比丘像欹坐自念必有以配之無何入城西市廛有高冠長髯銅像與比丘像等尺寸對欹坐知其爲東坡佛印也持入山建留玉閣奉之嘻異矣越歲道刊上遇孟城賈家傭懷兩銅人一爲童子捧帶一爲小沙彌挾禪裙又知其爲東坡佛印贈答事也市歸置之側抑愈異己僧若冰述以告余且曰人生顯晦離合猶此像何莫非數余曰不然東坡佛印相與之深寧在此像哉卽此像之設其成之也不知在何時其晦與離也不知在何時繼

金山志

卷十八

十一

自今其顯而復晦合而復離不知又在何時要惟相與深故數百年來顯晦離合猶不失彼此形迹然亦因存此形迹故多此顯晦離合耳若夫知己盟心貫日星開金石同垂功名姓字於竹帛否則相與著書名山傳之千萬世赫赫如生何所顯晦何所離合又何用此像焉某年月日記

宸訓亭重修記

張景仲

皇上天縱英明文德武功超越千古萬幾之暇猶博綜羣書撰著篇什典謨訓誥無以加焉歲甲子

車駕南巡江淮出

御製操舟說宣示羣下臣父思恭因請摹石金山之陽

敬名其亭曰

宸訓以誌不朽越五載己巳

翠華再幸江浙艤舟金山登臨流覽

天顏有喜時臣父扈從南北一時賚予之典遠踰常格

旋

特命以將軍鎮京口臣父感激

知遇每與臣及臣之子若弟相顧而言曰余家受

金山志

卷十八

十二

恩深重世世子孫雖竭犬馬之軀未足報稱萬一茲

聖訓具在其凜之母忽未幾臣父不祿復蒙

皇上憫臣家貧不能北歸俾以防禦仍駐京口臣處糜

厚糈涓埃未展慚感涕零欽惟我

皇上威靈震於域外聲教迄於遐荒間有小醜不庭侵

凌藩服遂

親統六師遠涉沙漠蠢爾立靖海甸永清皆由

睿斷之至豫至慎而防微杜漸之理已先著於操舟之

說矣臣供職之餘過亭下跪讀

天語周詳曲盡伏見天塹長江一時帆檣來往是訓是行雖驚濤駭浪無異履道康莊眞澤被四海不僅江山輝映而已爰於康熙三十七年春鳩工重葺更拓舊製落成之日百拜稽首又宛若臣身廁侍從親承綸綍也自今以往願臣子若孫與後之蒞是土者皆保護修葺而敬佩勿忘是臣父之志亦卽臣之志也夫

恭紀

宸訓亭碑陰

張思恭

皇上御極之二十三載歲在甲子醜逆蕩平永清大定

金山志

卷十八

十三

時和歲稔海宇率俾乃猶旰食宵衣勤求民瘼巡省方岳采納風謠念東南江海之區繫財賦輓輸之重浮淮而下道瓜儀涉揚子波臣息浪風伯効靈迄乎中流遂停

御舸金山酌泉揮翰眺覽久之於時水犀組練扈

六飛者棋布星羅賈舶颿檣望

翠華者雲屯霧萃天塹之險濟若康衢爰從京口周覽

全吳曾未浹旬回

鑾天闕萬幾餘暇發爲

睿藻特製操舟說曉示臣工禮部侍郎臣張玉書得請

於

朝手錄副本再拜以示臣思恭臣拜受捧讀不勝蹈舞

而興曰

聖謨洋洋明矚萬里有如是哉臣本武人不嫻文史至

於舟楫實臣職守攸司往奉

命討逆湖湘驚風駭浪中拒敵摧鋒先後八載京口駐  
防水陸并設一歲之內半在舟船乃習其器矣而不能  
善其事抑身任其事矣而不能喻其理茲

金山志

卷十八

十四

天語諄命曰豫曰慎致遠利涉之道奚以加焉且引伸  
觸類推之於治國達之於安民一器一物之微悉該乎  
天下國家之大如臣魯愚何足仰窺萬一顧

聖明垂訓將使遠邇具瞻智愚咸悟惟金山峙大江之  
中絡繹風帆往來如織警心寓目莫此爲宜敢敬勒貞  
珉構亭一區顏曰

宸訓俾千萬里揚舲擊楫而至者莫不仰欽

綸綍慎重風波則大哉

王言直與周誥殷盤永永無極不揣荒陋敬稽首颺言

而附之碑陰

恭紀

御製碑陰

阿山

欽惟

聖主有非常之偉績曠代之鴻文微臣躬逢其盛身被

恩榮卽思所以揚挖之以垂永久乃臣之分也

皇上於癸未春緣河工告成

翠華親臨閱視復以江南浙江地方沐浴郅化飲和食

德者徧於黃童白叟含哺鼓腹者洽於蔀屋花村引領

金山志

卷十八

十五

頂祝思慕

聖顏因不憚親爲巡歷恩膏所沛臣庶懽呼

駕幸金山寺時遐覽勝槩親揮

宸翰獨運

睿裁題留詩字甚多以臣寄任兩江

特賜大書

御製登金山望長江七言律詩一首字則龍軒鳳翥詩

則麗日蒸雲蘭若燦其光華江山共其輝映誠自古帝

王所未有亦率土臣民所難邁也臣捧此

寶翰不敢自秘因萬民願見之誠摹勒上石建亭尊奉  
以爲億萬年瞻仰自此對

御墨者如覲

天顏讀

聖製者益純文教實爲敷天同文之盛事不止東南名  
勝之壯麗已也臣謹踴躍稽首識歲月於碑陰

金山大徹堂田記

陳士鏞

潤州江天寺爲海內名刹自宋圓悟禪師開法大徹堂  
緇素皈心一時叢林莫與爲比歷今五百餘年其間興

金山志

卷十八

十六

替不一迨明末南礪箬庵禪師卓錫于茲鐵舟海老人  
實爲監院廢弛之餘僅存瓶鉢其入院手冊可考也及  
親承師印據祖庭行正令堅忍刻苦以興復爲務經營  
未備而報緣告盡其記荊高弟香林淨公法乳樂公可  
達杰公相繼主席今

上六龍時邁

駐蹕茲山

寵眷視諸方有加而法公奏對稱  
旨尤備膺殊遇



特賜帑金五百兩爲常住饘粥直郡王亦捐賜五十金  
法公義不獨私分帑金之半予闔山各房而以其餘歸  
大徹堂置田三十餘畝供眾先是內織造銀臺曹公宏  
護宗乘欽師道行倡率諸大宰官捐俸購飯僧田六十  
餘畝建

御書樓拓華嚴樓之兩廂齋堂寮舍圯者易之敝者新  
之金碧莊嚴規制宏敞遂爲祝釐重地今嗣主江天  
恩賜紫衣量聞大師復以可公所留衣盂之殖用其遺  
命買田五峯山中合之鐵老人簡冊所載約計二百畝

金山志

卷十八

十七

有奇爰伐貞珉乞余爲紀本末而勒其步畝鄉落於碑  
陰余惟大雄氏之教日中一食桑下一宿其孜孜爲道  
非有飲食居處之求也然使居處得安飲食得充於以  
求道而無外擾不較易乎則夫享是供與居是室者當  
思寸瓴之不易致粒米之不易消精進策勵毋負  
聖天子崇獎之宏慈諸宰官翊護之至意斯卽從容利  
養可俯仰而無慚矣因并著之以昭示來許俾知所勉  
焉若乃

天章

宸翰以及先後

宣賜常住法物所當大書特書以紀一時之曠典而昭萬世之光榮竝有輜軒之使採風駐節余忝守土將拜手請誌以颺其盛謹先誌數語勒諸石是爲記

重修玉帶橋記

周元龍

金山聳峙揚子爲江南勝地東極海門西窮江漢面京江背瓜渚凡陰晴寒燠四時景象千態萬狀不可紀述余家距此數十里間偷暇一至再至登眺流覽數日之間猶低徊不能去其山之層樓飛閣亭塔凌空盤旋崇

金山志

卷十八

十八

峻猶必極登陟之勞方能總覽其勝維山足迴廊石檻曲折紆徐周而復始緩步循行之間而四面煙光眞目不暇接其山東偏有石穴空洞西來之水環山而旋繫其中上跨石橋名曰玉帶周山脈絡賴以流連庚戌秋余以孤舟獨渡而橋爲波濤激搏石工零落已半墮於江流矣遊人至此輒爲裹足僧之居東北隅者必繞西北而後乃至南不勝爲之太息適值佛印山居源上上人商募修於余計其所費不過數十金因爲捐資重與修葺又以源上師年老不欲以煩勞事重累其精神浴

日樓恆義上人慷慨而多才洵方外之人傑因託爲董其事及冬仲水退而興功閱五旬而告竣茲山僧眾與有贊助之功焉辛亥春余再至山循廊而東之而飛虹蜿蜒渾如故矣重爲候朝曦迎素月徘徊吟嘯閱三日而後返僧人請記其事余曰噫嘻是何足以記哉名勝之地亘今古而常新土木之功歷風霜而必敝名勝之所以不朽者雖土木之工敝山川有靈自應有人焉起而修之以延于無窮唯是浮生瞬息天地蜉蝣幸際昌明得與二三知己躋名勝之地覽山川之秀極登臨之

金山志

卷十八

十九

樂寧非幸事乎山靈當亦謂然矣因援筆而書以記之  
雍正九年歲次辛亥二月朔

金山紀恩書院

王文治

紀恩書院者金山住水月山房僧敬持師之所建也乾隆十六年

皇上初舉南巡之典於金山建

行在所春二月

翠華南涖駐蹕山中將

詣大雄殿行禮制軍黃公商諸齏使吉公曰眾僧中孰

可執殿事者吉公以師對翌日黎明

皇上登殿禮佛錦幢珠絡香雲靄空殿廷肅穆從臣卻立執事者爲師一人

皇上親奉香鐙師敬謹隨侍承匱鳴磬悉中軌則

上以素帛供佛蓮臺高一由旬師不梯而攀挂帛於佛手帛長竟匹垂兩端不踰尺寸

上爲之霽容時眾僧欲仰觀

天顏又悚懼莫敢近師由旁逕白九門提督舒公帶領住持暨大眾匍匐殿外

金山志

卷十八

二十

天顏益霽禮旣畢制軍與齏使相顧喜曰此僧膽識過人不易得也先是齏使吉公遊金山袈裟百幅迎於道左公獨攬師裾登妙高臺講論竺典若有夙契見師衣敝嘗施桐布一筒白金百兩至是益重師議酬金三百兩爲香鐙之費師辭不受曰僧居山中數十年布衣蔬食自給有餘何用多金公固與之師跪而請曰金山禪堂爲千餘年選佛之地齋厨食指日以千計歲入薪水不足以供眾大人欲修檀波羅蜜盍以金施方丈乎公笑而許之自是金山禪堂歲給香燈銀三百兩凡江南

北諸禪律寺之供眾者皆得援例請於鹽政給香鐙銀有差師倡之也吉公兩督鹽政遇師甚厚每登山必有賞賚歲時餽遺不絕公既歸京師師籍公前後所施金約八百兩有奇乃以其金於水月山房之東建屋千椽樓十間枕山面江棟宇蕭爽榜其門曰紀恩書院師以爲 憲恩本

皇恩也

皇恩卽佛恩也僧無報恩之力而有報恩之心紀之以誌弗忘也師名德衡父姓靳氏丹徒人母夢佛光照室

金山志

卷十八

二十一

而生生之三日父設卮酒於溪橋之歧伺路人首過者爲兒乞名有老人至摩兒頂曰高僧也猝不見於是六歲卽捨爲僧依金山水月山房僧懷真剃染年二十受具於寶華山文海聚律師師爲人淳樸勤謹力修苦行雖通文藝而不爲詩雖通止觀而不談禪晨夜焚香禮佛而已又虔奉呂真人築小樓供之教弟子嚴而有法先延師授以儒書然後口授竺典年雖高凡灑掃炊爨之役必身先之以故弟子輩率教恐後嘗有先世所遺田四百十六畝有奇施於禪堂今制軍相國高公以洛

生洲公田施師師亦請歸禪堂師又請於相國得江灘  
新漲蘆地二千三百畝施於禪堂前後共得洲三千四  
百畝有奇禪堂薪米由是粗給四方參學者日益眾當  
代名公鉅卿財施法施作佛門內外護師皆贊成之如  
此類也書院成於乾隆二十一年之冬至四十二年余  
宿于書院之北樓師始請於余而爲之記放下齋居士  
王文治撰并書

汪容甫先生精法樓校書記

李兆洛

劉向別傳曰校書之事一人持本一人讀辭若怨家相

金山志

卷十八

二十二

對故曰校讎又曰每一書就向輒譌爲一錄論其指歸  
辨其譌謬敘而奏之既校正其字形乃論辨其真僞著  
作者大旨必二者兼斯爲校書歆校書天祿閣總據羣  
編撮其旨要著爲七略班固傅毅遂編之爲漢書藝文  
志其端引皆發之向也厥後代承是業其著者魏荀勗  
四部宋王儉七志梁阮孝緒七錄然不能正其流別但  
記書名而已則猶是目錄家也宋王堯臣併合四館書  
定其存廢爲崇文總目六十餘卷每條具有論說鄭樵  
作通志謂其文繁無用今所傳者乃其略也我

朝右文好古遠軼前代乾隆三十七年廣獻書之路文淵著錄十二萬餘卷附存目十六萬餘卷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二百卷其博以核前古未嘗有也

天子以江浙獻書之多爲天下最故建四閣貯書以副文淵而文匯文宗文瀾江浙□□三非以誇示宏富亦令志學者登閣而讀傳錄海宇文教四訖也江都汪容甫先生乾隆間以博辨推重公卿爲典書官因是盡讀二閣書而居金山精法樓中爲最久杭人以先生嘗校

金山志

卷十八

二十三

書於湖上而祀之葛嶺此爲先生之鄉邦不宜奉俎豆於斯歟孟慈嘗爲余言先生校書得條記二十餘萬言固未獲見蓋未經部分故無得而傳焉自古承學之士闔戶深思爲向歆之學或反約以致賅或務博以廣異如晁恭武陳振孫朱肫擢黃虞稷朱彝尊皆其選也夫四庫提要意在考訂異同別白得失故駁辨之文爲多假先生當時以泛覽爲精研第舉而綜貫之紬繹其餘緒冥合手會歸成一家言庸不爲學者盛業而不可易言也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

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書人効其長向總其職歆嗣爲之也略乃集其大成焉今三閣篇籍粲粲明備視向所校淆亂缺脫者迴殊而家學未竟之業要不能不以歆之向者致望於孟慈也

吉勇烈公祠碑記

李仲良

余自宦游以來所過名山大川莫不有壞璋特絕非常之人生而從事其間歿而尸祝於是者使後之人流連慨慕考其遺蹟以想見其爲人如睢陽之有張巡廟安慶之有余闕祠是已中丞吉爾杭阿字雨三滿州鑲黃

金山志

卷十八

二十四

旗人也偉軀幹聲如洪鐘與予同爲水部郎時每預燕會雄辯高談慨當以慷謂天下事不可逆料此志一決且拼七尺軀爲國家死雖一時酒酣耳熱然觀其意氣激昂未嘗不爲之傾倒心竊異焉咸豐三年中丞觀察江南四年擢蘇撫滬賊踞城公於是年除夕克之復其城奏入

顯廟賜法施善巴圖魯名號中丞蒞民多惠政治軍以嚴令出無敢違者故所向克捷五年春奉

命督師京口駐節九華山時麾下總兵虎嵩林分屯煙



墩山余萬青分屯京峴山與中丞爲恠奇屢挫賊鋒江甯帥臣向榮與中丞協謀誓滅此朝食六年嵩林所部煙墩被圍中丞率兵往援禦賊牛馬灣轉戰至煙墩賊圍之數重中丞冒突矢石間指揮軍士霆轟雹擊賊稍卻旣而偵知官軍無繼至者復集其眾以迫我軍閱三晝夜圍攻益集中丞淬勵士卒激以忠義軍士無不感憤誓以死力衛中丞出而中丞巡至西壘中賊鎗而亡時四月二十八日也嗚呼如中丞者非所謂殺身成仁者哉惟時劉守存厚負公尸思突圍不得出乃埋尸濠

金山志

卷十八

二十五

塹間被重創歸營亦歿先是都統縉公濶於是年春與賊戰於江上力竭赴水死

朝廷愍死難之臣賜吉公諡勇烈

特命建祠鎮江縉公劉公附祀焉嗚呼典亦隆已憶昔水部同官與今陝撫喬公常鎮道英公及余稱莫逆余於九年來吳不及事吉公迨來守是邦訪諸父老言當年兵事甚悉嘗登九華山歷觀舊時營壘未嘗不憑弔悲涼慨想流涕及詢中丞於邑紳則已先建祠於金山之巔余登其堂瞻仰肅拜低徊留之不能去客春皖撫

喬公郵書捐廉五百金爲之倡並函致當日中丞僚前  
蘇藩吳公煦前常鎮道許公道身英公喜及余各捐資  
相助惟舊祠勢欲傾圮不足妥忠蓋之靈議改建而葺  
舊宇爲忠烈祠祀張文節公錫庚及許公烺張公振榮  
乃上書曾毅勇侯李肅毅伯皆捐金書額卽命余度地  
卜日選材而鳩工焉形家言歲行在卯利向東南乃更  
築祠金山之麓江南諸山爲其屏障峻宇鬱其特起廣  
廈帶乎前楹左右翼以迴廊進退遵乎修路重闢洞開  
轟列而深峙曲房互闢霞駁而雲飛平城湧乎煙嵐丹

金山志

卷十八

二十六

堊炳乎日月工旣藏奉栗主入祠乃以牲醴庶羞再拜  
稽首告於中丞之神曰偉哉勇烈河嶽誕生奠公靈爽  
山川縱橫其峰靜穆公之果毅其水浩瀚公之正氣我  
來致祭棟宇喬皇何以陳之荔丹蕉黃公其鑒諸誠悃  
以祀於萬斯年錫茲蕃祉是舉也經始於丁卯二月三  
閱月而告成有司春秋致祭而以守祀者供灑掃焉是  
爲記

重修金山江天寺記

曾國藩

金山自昔名勝稱天下由六朝而後崇飾梵宮盛侈游

詠歷千有餘載軼興軼衰至於

國朝

聖祖

高宗

省方巡狩相繼

駐蹕於此當是時

列聖深仁厚澤涵濡薄海中外禔福

翠華所幸萬姓歡忻鼓舞寺觀之作增飾崇麗踰於往

昔康熙中

金山志

卷十八

二十七

詔賜江天寺額

天子先後賁龍章於其上照耀江山昭垂來葉稱說弗  
衰游觀之區蓋莫尙於此已逮咸豐中遘粵賊之亂崇  
臺傑閣琳宮紺宇蕩焉無遺憂時攬古眾以悼於其心  
蓋依古以來金山之勝未有過於我

朝其焚毀之烈亦未有踰於今日者也賊旣平國藩奉  
命來督江南百廢叢脞日不暇給其後復奉

命視師北方今相國合肥李公鴻章來權兩江始議修  
復金山寺宇事未及集亦以奉

命視師去及馬端敏公新貽蒞任乃始檄候補道薛書常董其役馬公薨而國藩復由直隸調任南還明年十一月而金山之役竣自供奉

宸翰之所浮屠之宮登覽憇息之處至於庖湏齋房都若干區一仍舊制溯經始至落成閱二歲有餘糜白金三萬有奇於是所謂金山江天寺者乃遂復其故焉相國李公屬國藩爲記其事國藩惟金山興廢之迹夥矣以其名與地之著也故曩者之廢過者尤心惻焉當粵賊盜據金陵環吳之壘如崩如沸疇暇問斯寺之修復

金山志

卷十八

二十八

而今乃克覩其咸若是日中而移月盈而虧於西而夷於東而躋川流而澤山谷墳而陵夷古今者盛衰興敗臧否成毀遞相禪而成焉者也人事與天運故參會而乘於其機天道培栽而覆傾人道傾否而持盈當其善敗之旣著恍焉若出於慮表而莫知所由徐而視之則莫不有端焉以浸而致乎其極也自萬事萬物洪纖鉅細靡不由是若金山者處江山之交而據東南之勝其興若廢乃尤與世之治亂相爲消息以往者之盛而至於廢旣廢矣而復興於今由今以往廢興之運成敗之

應天固適主其間抑豈非人之與有責者哉今馬端敏公旣前徂謝相國李公又遠在畿甸皆不獲見此寺之成獨國藩幸得見之而且頽然老矣後之人或不以斯言爲可弃而深念乎此烏乎豈獨茲山之幸也歟於是爲紀其興事葳功之始末與其庀材賦工之詳並余之所以致其意者寓焉以諗來者且以質之李公云同治十年十二月朔又三日記

重修江天寺工程記

薛書常

金山俯江瞰淮形勝甲東南晉宋以後代有標述我

金山志

卷十八

二十九

朝康熙乾隆間省方之典凡十有四

宸章奎翰炤耀江天癸丑之亂蕩焉俱盡同治三年甲子江南底平百廢具舉至八年己巳常奉檄來督斯工始其年九月迄十年十一月工竣凡修天王殿五間殿左關帝殿三間殿右龍王殿三間天王殿後大雄殿五間殿前石月臺一區殿後藏經樓上下各五間樓前石拜臺一區樓左妙高臺前後兩間三面周軒則皆仍其舊址而新之者也大雄殿左齋堂五間堂後僧厨五間堂右伽藍殿三間殿右呂祖閣韓王殿上下各三間大

雄殿右大徹門一架門後悟心堂三間堂後方丈樓三間妙高臺後聽潮軒三間耳房一間茶房二間廚房四間藏經樓右雄跨堂三間堂前穿廊一間來鶴樓上下三間前與方丈樓相接來鶴樓右留玉閣前後兩間三面周軒閣下至游堂三間藏經樓後觀音山門三間平屋一間觀音閣五間文星閣上下各一間奎章亭一所影堂樓三間山頂留雲亭一所皆襲其舊名而不盡仍其舊址者也以上殿閣樓臺計三十四區爲屋大小一百零四間槩山門外木牌坊三間石馬頭一座山上石

金山志

卷十八

三十

臺坡八十二級山下磚圍牆一百二十四丈及裝金身添修器物土木磚瓦鐵石之費工匠夫役傭食之資共支庫平銀三萬二千三百四十二兩有奇皆出自兩淮鹺商仍爲經費所限舊規尙未能全復故特臚列以誌巔末踵事增華不能不有望於來者同治十一年三月靈寶薛書常記歸安陳兆熊書

重修江天寺工程記

楊溥

金山江天寺樓閣宏麗爲長江第一名勝咸豐癸丑燬於兵十餘年未能修復同治丙寅湘鄉合肥兩爵相後

先籌議因淮商之請按引捐貲爲興復舊觀之舉迄今  
戊辰春積有成數方議估計興作適觀察世香薛公來  
督瓜棧大府屬總其成觀察親詣勘定檄溥來揚委以  
監作勾稽出入責綦重自顧樗庸深懼弗克勝任四月  
至山周歷審度按圖索址昔之琳宮玉宇綺閣雕甍布  
滿四山費蓋以巨萬計今釀金十不及一焉以今之貲  
舉今之役竭蹶以圖其庶幾成得半之功乎於是陟其  
巔芟其蕪積之邱如蠲之瀏如鳩工庀材考極相方先  
就山之西面大啟樓觀棟宇前後一切形制悉備故址

金山志

卷十八

三十一

間有因時增損大殿前拜臺卑隘舊甃以磚茲爲加高  
三尺易以石增其式廓足壯觀瞻自山門綽楔至後山  
碑亭高下七級殿宇樓閣迴廊曲榭周遭沿江繚垣石  
岸壯固悉復前規共糜銀二萬九千七百兩有奇土木  
甄石丹漆金粉各材物居十之六匠作工食居十之三  
薪水雜用居十之一是役也經始於同治八年五月落  
成於十年六月凡二十六閱月當興作之際材木林立  
日役數百人時恐懈弛僨事乃兩年來材無遺失匠無  
譁縱工作不苟經費不虛糜令得黽勉觀成固溥日夜

兢兢始願不及此者也葺事將行寺僧觀心上人請爲繪圖勒石以誌香火因緣爰疏其略如右同治辛未六月記

中泠泉辨

薛書常

幼讀潘次耕中泠泉記及所述取泉之法心焉嚮之比官吳中而金山燬於兵且昔在江心今則屹然立南岸矣同治己巳捧檄來修江天寺主僧出迓首詢郭璞墓故址則指在石簾山下叢蘆之中問中泠莫能對明年春與署都轉龐省山同年往驗之則大小錯落如屋如

金山志

卷十八

三十二

席如盤如甕者星羅而棊布泉脈噴湧如沸湯出於水面者或二三寸或四五寸不等沙彌又言每子午時泉湧更旺與他泉異亟取一壺煎試之甘冽異常權之每茶甌重江水一錢與山志所言中泠同復取巨甌注水滿中如試龍井法以制錢投之投至八十而水尙不溢易以江水則不三十文而溢矣其爲中泠可以無疑於是命工以石砌之沈仲復觀察復勒石誌之然東坡詩云中泠南畔石盤陀蔡肇詩云中泠之西古石簾是中泠當在石簾東北而今在西南則又何耶按唐張又新



煎茶水記分載劉伯芻以揚子江南泠水爲第一陸鴻漸以揚子江南泠水爲第七蔡佑雜記亦曰石籛山北謂之北泠其南曰南泠於中泠皆未嘗齒及或又謂中泠以江水盤渦得名明以前未有稱中泠爲泉者由今觀之滄桑遷變而南泠之噴湧如故謂之非泉不可也中泠久擅勝名今竟無蹟可尋謂爲南泠之順流而盤渦可也謂之爲泉不可也乃知伯芻鴻漸諸賢之僅月旦於南泠而不及中泠者亦必有所據矣敢質之博雅君子

金山志

卷十八

三十三

重修金山江天寺大殿碑記

沈秉成

大江自岷山而東灝瀚澎湃數千百里而入於海瀕江之山名有著有不著亦以千數百計若夔巫若衡湘若荆楚吳越蜿蜒磅礴靈奇雄秀莫可殫狀其雄鎮東南屹立於江心望之如嶽寄磊落之士迴出塵表又如介士離立巨獸對踞扼江海之衝而爲京口門戶之鎖鑰者其爲金焦山乎焦山卽古其中松竹窅然以深蘭若幽然以隱拄峙中流形勢最勝金山在焦山上游十五里浮圖矗立臺觀崔嵬雲霞倒映金碧璀璨蓋自裴頭

陀開山得金以來大德踵起焚修之眾多於此參證上乘迄今弗衰尤道場勝境也曩余由翰林改官江南備兵京口嘗陟其巔俛瞰帆檣出沒於風濤煙靄中瓜洲海門焦山濠口厯厯在目或挈室偕往凌高遠矚藉滌胸塵與嚴夫人攀楹偶坐時聞梵唄鐘魚之聲出林際與塔上鈴語相荅爲誦蘇長公金山妙高臺諸詠山僧瀹茗出玉帶相印證頗恨不與古人並馳然誦其詩摩娑賞鑒其證悟希世之實則所以移我情者又何其深耶時軍興後大殿再修再圯寺僧插草唱緣工鉅貲費

金山志

卷十八

三十四

久未集事夫人周覽山寺爰發宏願因人事鮮暇遂延歲序及夫人歿舒城孫省齋同年之猶女明義以通家故與夫人爲文字交聞訃登金山延僧誦經爲位而哭並以夫人之宏誓未償爲憾釋氏用出募疏屬轉告余余謂人之云亡言猶在耳慨龍象之淪湮悼鸞絃之摧折卽出夫人所蓄易金浼李觀察培植董其役緣山舊基庀材鳩工閱一寒暑而工竣釋隱儒書抵皖江乞余誌之按江天卽澤心古寺後改龍游康熙間仁廟南巡駐蹕於此

御書江天一覽額

詔改今名其寺之興廢自東晉迄明詳載府乘暨盧氏金山志均不記余所記者復古刹之宏規畢亡荆之遺願而已落成計需金四千六百兩有奇除捐四千兩外李觀督復籌足之廟貌既新舊觀乃復獨惜不得起逝者而觀厥成重與攀楹偶坐得句呈佛如曩昔之游不禁感慨係之矣

重濬金山便民河記

沈敦蘭

長江之險波濤極天當其放乎中流狂風猝至舟子叫

金山志

卷十八

三十五

號無所施力斯時苟得一支河可以避泊其中是不啻出溝壑而衽席之也即使馮夷不舞水波不興而懸泊於無港可收之地潮汐震蕩亦且人有戒心矧鎮江北固橫瞰金焦相望危峯鬪颺怒石激浪其險有甚於他所者又地爲水陸交會上通荆襄下接湖海亂流而渡浮淮達濟綰轂京師一日之中帆檣往來殆以千計若使行於斯宿於斯者聽其惴惴焉風濤之是懼而不思一爲之所於心安乎此便民河之所以不可不復濬也河故在金山之東南今自金山之麓悉爲平壤涉冬

水涸岸容壁立浦漵高原數十里中惟見江流灑灑而已同治五年前道錢塘許公道身嘗設法開濬今已湮塞余蒞茲土卽知其患欲踵許公之志因費艱未克舉也光緒三年陶軍門定昇以合字左營來防京口其前一年章軍門其作彭參戎怡盛先以合字前右兩營防江於象山而王觀察之春亦以毅字營來都天廟四君者於沿江駐兵必擇地開港以便民船民船稱頌弗諼余因以復濬便民河謀之諸君皆喜而諾詣河會勘則金山之西南又有小港接三汊河眾山之水由此達江

金山志

卷十八

三十六

僉曰濬便民河兼濬此港使兩口相通又在三汊河迤北添開一港導山水分東西出港借湍勢以刷停沙乃可持久卽於是年十一月十一日各振隊赴工分段舉鍤越明年正月二十六日兩河皆成計工作僅五旬又八日耳便民河自江口起至三汊河止長一百六十三丈五尺廣十一丈深一丈四尺五寸由便民河接濬之港至江口止長三百十六丈廣十三丈深一丈三尺五寸添開之港長八十二丈五尺廣八丈深一丈二尺雖水勢極涸亦重載可容此役之成四君之力也當工作

雲興之會正固陰沍寒之辰雪厚二尺冰凝數寸至以沸湯沃土土始可開諸君慮春潮卽至工將中輟乃親冒凌霰泥行坎中以策勵將士將士雖手皴足僵亦不敢稍休嗚呼紀律之嚴樂善之勇於此至矣其築壩及籌備器械犒賞之需余將獨力任之因正任丹徒縣馮壽鏡大令之請亦出資助焉嗣署任鎮江畢太守保釐譚署令泰來又益之其置辦料物及往來助理者爲廖直刺獻廷馬大令海曙余於是益服諸君之好善不倦相與有成自此上下舟楫卽猝遇風濤亦得所止息行

金山志

卷十八

三十七

旅如歸民物自阜援筆書之俾後之來者欣然樂慨然思也光緒四年二月布政使銜分巡常鎮通海道大興沈敦蘭撰

放生碑記

童祥熊

天地以好生爲德仁人以愛物爲心我佛慈悲普濟眾生此其旨將毋同今儒者之言曰所惡乎佛氏者惡其煦煦爲仁子子爲義也惡其爲勝因善果之說以惑黔首也嗚呼過矣夫天地之中號物有萬肖翹游泳跂行喙息蝸飛蠕動之族莫不孳生亭毒於兩間其爲靈雖

不若人而樂生畏死則一也是以君子遠庖厨而佛氏戒殺或曰太古之時多禽獸之患爪牙攫噬足以傷人物過盛則當殺未有生而不滅者故聖人作爲網罟以佃以漁於是乎鱸鳧之品豆羞之實祭祀賓客之供咸取給焉是烏可廢乎曰然不可廢也雖然有節焉無故不殺禮有明文覆巢竭澤王政所禁若恣口腹之欲暴殄天物使種種生命歷刀俎湯火諸刦受無量苦楚人孰無情顧漠然不動於中乎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達摩曰人心至善此物此志也金山江天寺沿江居

金山志

卷十八

三十八

人比有放生之舉育王寺養心堂顯崇上人見而善之慮夫歲無常產難於持久謀諸眾比丘皆歡喜贊歎解橐以助遂得醵錢若干緡置田若干畝歲取所入以放生已又思立石以垂永遠而句余一言余受孔子戒不敢佞舌竊謂戒殺一事於至仁育物之心不甚相遠也故樂爲書之俾勒諸石以爲世之好善者勸云

金山功德田記

陳任暘

光緒四年夏偕仁和周善夫紹興金一之同遊金山登七峰閣遠眺瓜口諸洲帆檣歷歷可數溜勢奔騰南注

直埽山麓嵐光水影涼沁心脾甚樂也既而思之船苟  
黑夜經此逼溜觸礁可立齏粉且奈何金君曰吾在金  
陵江面曾遭此幸燕子磯旁有懸燈視燈就岸得免此  
地適當大溜之衝環山兩口可收泊若懸燈於此不亦  
善乎因有創建燈樓之議周君首先輸資邑宰德清馮  
己亭復稟撥公款助成而猶未足用住持常淨見告曰  
黑夜碎舟親見屢矣此誠善舉苟不敷僧當募成之於  
是始知常淨之賢以燈樓故常往視工眾僧道金山事  
綦詳蓋江天寺燬於兵火月溪觀心先後主持闢草萊

金山志

卷十八

三十九

構禪堂此劫後草創之始也同治八年官爲建復凡殿  
宇堂閣皆復舊觀惟禪堂以甫經落成存之同治十二  
年觀心募資置香火田三百七十餘畝爲大眾齋糧至  
光緒二年常淨旣主席挂搭者踵相接禪堂將患人滿  
齋糧亦形支絀乃鳩工重建並添置香火田三百七十  
餘畝工作三年始成募資不期而集共費錢一萬六千  
餘千雖發信心者在賢宰官善男子善女人而所以致  
其信心者月溪觀心常淨也於是益信諸長老之賢光  
緒五年四月燈樓落成爲言諸邑宰稟定每年由縣撥

德永清細四小洲租錢五十千爲燈油之資七年秋常淨因病退居性蓮繼席恐燈樓之成與燈油之請或有遺忘也因濡筆而爲之記

金山念佛堂功德田記

朱福詵

潤州江天寺古選佛場也自宋圓悟禪師開法大徹堂法嗣佛知佛海等一十八僧同時證悟世禪法席道山巍聳蓋諸刹莫敢望焉後世置有大徹堂田前人記之詳矣今有禪友潤濤者爲普陀洪筏堂之上士一肩雲水憇錫江天時常淨和尚爲主席一見相契茶話之間

金山志

卷十八

四十

論及禪淨誠宜雙融否則鈍根不解性宗上智淺視淨業至宗家兒雖能單刀直入悟徹心源其間難免滯乎情識復墮諸有況當兵燹之餘法道浸衰耆年尊宿步履艱難者托足無方故大徹堂之外復建念佛堂以安耆宿惟道糧之外尙須衣單殊難籌畫潤師慨然自任助隆淨因積所募資得金若干爲添置田三百畝有奇歲取租息分供海眾開列規條按期給與甚善舉也有議者曰大徹向以一味禪飽飫龍象常公潤師何敢跨竈前人兼修淨業不知寺中舊有淨業庵以祀東坡佛



印茲山爲人豔稱實由二老洪揚淨土酬唱宗風始甚  
至後世傳爲佳話以有僧皆佛印無客不東坡爲笑談  
豈能明乎二老酬唱深義其談禪爲淨土之禪談淨則  
又是禪之淨土其功效則三根普被萬善兼資果能一  
念圓成管取橫截生死稽自百丈大智日念彌陀十萬  
聲爲準躬行不倦後永明壽雲棲宏皆禪淨雙修之大  
導師所謂有禪有淨土猶如戴角虎是也今潤師以余  
爲鄉人訂交爲忘形友乞文鏤垂永久並謂余常公現  
已退席繼席者爲隱儒長老與常公爲昆仲類以函致

金山志

卷十八

四十一

潤師功德務早勒石余欽其道念彌篤主賓情合卽撰  
數語爲誌至募資原起田畝鄉落及所定諸規條依古  
書出銀例連之左右俾後之人有所考

金山大徹堂供放參田記

楊際春

維摩詰居士曰若能不捨八邪入八解脫以邪相入正  
法以一食施一切供養諸佛及眾賢聖然後可食如是  
食者非有煩惱非離煩惱非入定意非出定意非住世  
間非住涅槃其施者無大福無小福不爲益不爲損是  
爲正入佛道大矣哉平等無礙法施歟方外友悟來性

地樸誠慈心於物受具後參學焦山與常淨和尚爲同  
寮迨常公主江天鞭笞龍象悟師謁於妙高臺畔敘夙  
昔常公以世相遷流今時禪和子色力不逮古人晚參  
非藥石豐備無以資色身而長慧命悟師首領之值沈  
上善人昌淨曩曾參訪金山見禪堂之規矩嚴肅半皆  
黃面瞿曇怒焉久之于是發無量心首唱功德悟師復  
募諸善信若干金爲置郵邑北鄉田一莊歲收租息以  
供放參乞余爲文鏤垂永久予悲象教之將頽羣生之  
濁厚正襟而告曰公豈不聞初祖東邁百丈未生列宗

金山志

卷十八

四十二

諸祖皆腰鎌荷鍤火種刀耕執爨負春鶉衣丐食鐵石  
身心冰霜懷抱以佛祖大事因緣一肩負荷行處旣親  
所到必的光明磊落暉映寰中邇來法運際衰根器日  
鈍真參實學之士鮮遇於目皆由生死情妄念念遷流  
無明結習日見其深茲幸繼席隱儒和尚權通八藏妙  
契三祇大願之船本期救苦眾德之海利在濟人入骨  
入髓痛爲提起話頭使一旦心光透漏疑滯冰消則蓬  
生麻中不扶自直眾流入海總號天池受萬金之勝供  
諒亦堪消爲四生之福田信非虛托光緒十五年歲次

己丑佛成道日

金山韋馱殿功德記

周伯義

各寺山門多前彌勒後韋馱謂能降魔護法也金山不然蓋佛法慈悲彌勒以歡喜心引人先路隱示入法門之始韋馱者護未成之佛非護已成之佛法已成自無魔擾法未成正恐魔生然則佛殿前可無韋馱禪堂前不可無韋馱金山大功竣十餘年獨韋馱尙無專殿方丈隱儒籌之者久難驟集事得潤濤師一臂代募若干金合他緣猶不足設法成之遂於去年在大徹堂前建

金山志

卷十八

四十三

殿七楹方丈清修堅苦每日率諸佛子限時頂禮課誦夙夜禪坐以爲常規矩森嚴對韋馱杵如聞棒喝所以僧眾內魔弗生自外魔弗擾將見自茲以後永佛法於無窮何莫非成此殿者之功德也是仗護法之天神尤賴護法之人士矣方丈勒諸芳名於石乞余爲記余固多方丈之不没人善且冀作福者本好善之心有以擴充推廣焉光緒十四年莫春之初

重修大徹堂楞伽臺記

楊敦頤

名山大刹之有禪堂戒臺者例也金山江天禪寺舊有

古曉堂爲大眾焚修之所自圓悟之徒一夜悟徹十八人遂更其名爲大徹宣戒之臺則因蘇文忠公爲佛印禪師寫楞伽尊經因以爲名慧根靈蹟自有寺院以來絕無僅有而得與少林淨慈諸寺並稱爲選佛場者也初堂自爲堂臺自爲臺赭寇之亂悉爲邱墟同治間海內穆清當道集公款檄薛觀察監理修復紺宮碧宇塼塔碑亭登覽遊息之所漸復其舊而堂若臺獨否後十餘年和尙六安住持方丈慨然以興廢爲己任裹餼糧負擔簷崎嶇走萬里獲數千金不足益以山田之產卽

金山志

卷十八

四十四

大徹堂舊址經營土木和尙曰禪堂復矣戒臺不可廢也且使文忠公手澤不名於茲山後之人無所攷亦非我歷代大師之志也然而限於經費是役也必樓而後可遂建樓五楹臺於其上而舊觀以復又十年予以司鐸之京江散秩閒曹得優游償其名山之願與其徒遨遊三山間同學周君子如名士也方輯金山志未成謂予曰金山已幾興衰矣焚燬之烈莫甚於粵寇建復之艱難莫甚於六安和尙無長官之牒無百萬之資無僚屬胥幕以臂助指揮仔肩獨任心力俱瘁視薛公修復

於前者勞逸異矣吾師曷記其事伐石堂之中俾後來者得以知前人之勤且勩乎余唯唯旋以病歸因循數載今年以私事至潤則周君卒三年矣門人吳樹桐繼其志將成書述其先生遺命來乞爲記嗟夫翠華西幸海內騷動谷陵禾黍尤足慨焉何獨於茲山也哉昔日之衰今日復之今日之復他日又將何如耶書以還之將以質之六安六安已退老不居方丈繼其席者今秋崖和尚也

金山紀游

高覲昌

金山志

卷十八

四十五

金山崛起江中舊無所謂灘地道咸以來滄桑改易江勢趨北而山之屹立于洪濤巨浸間者漸且移屬南岸咸豐元年寺僧稟報灘地西抵王港界於補業洲東至後山善才石之東水溝界王姓田南抵本寺所築大路均限之以溝樹柳其上以爲誌此前住持清登所報在山之灘地也山之北逼於江然風濤激蕩岸當其衝是以北岸多頽而南岸以次淤漲他日新沙縣互連接山脈勢不得不歸之山合南劑之以有餘補不足此外又有支港河東灘地四十畝皆寺僧執掌以爲永業

今上紀元之十四年經住持師隱儒稟請縣中給示歸  
廟戊戌秋余出都赴粵便道旋里時同硯笏山張君及  
門下樹桐吳生謀以周子如師山志遺稿請陳寅谷先  
生訂正余適有金山之遊寺僧招留逐一指示因得備  
觀名山之藏及其地盈縮消長之致寺僧乞序於余余  
就寺僧所以告余者援筆而爲之記光緒二十四年歲  
次著雍闔茂秋九月